

红鹤文丛 ■ 80后青春小说炫势力

『青春的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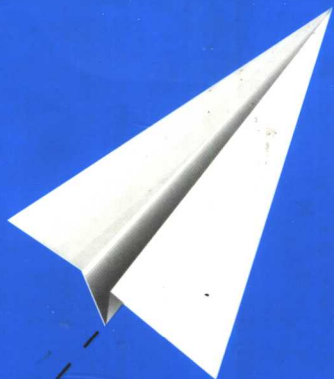
17楼的女孩

水格著

三届新概念作文奖得主

一个人的怀念
灵魂深处的文字图腾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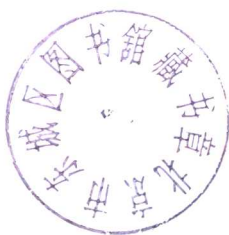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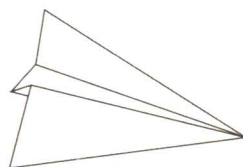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012Z0310364

女 生 留 校 水 格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十七楼的男孩 / 水格著. —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04

(红鹤文丛. 80 后青春小说炫势力)

ISBN 7-5385-2629-3

I. 十... II. 水... III. 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2544 号

十七楼的男孩

总 监 制: 饶声勇

选题策划: 红鹤工作室 于德北

制 作: 翰墨林青春文学工作室 陈思羽

作 者: 水 格

责任编辑: 于德北

整体设计: 袁银昌设计工作室 李静

插图设计: 张 含

E-MAIL: rsy@vip.sina.com

网 站: www.handbooks.com.cn

出 版: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政编码: 130021

发 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北京翰墨林图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630 × 970 1/16

印 张: 9.375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4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85-2629-3/g·1767

定 价: 16.80 元

法律声明: 本作品著作权、版式、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保护。任何仿制、翻印、盗印、非法销售之行为, 都将受到法律制裁。

法律顾问: 姚博扬

我小心翼翼地模仿他的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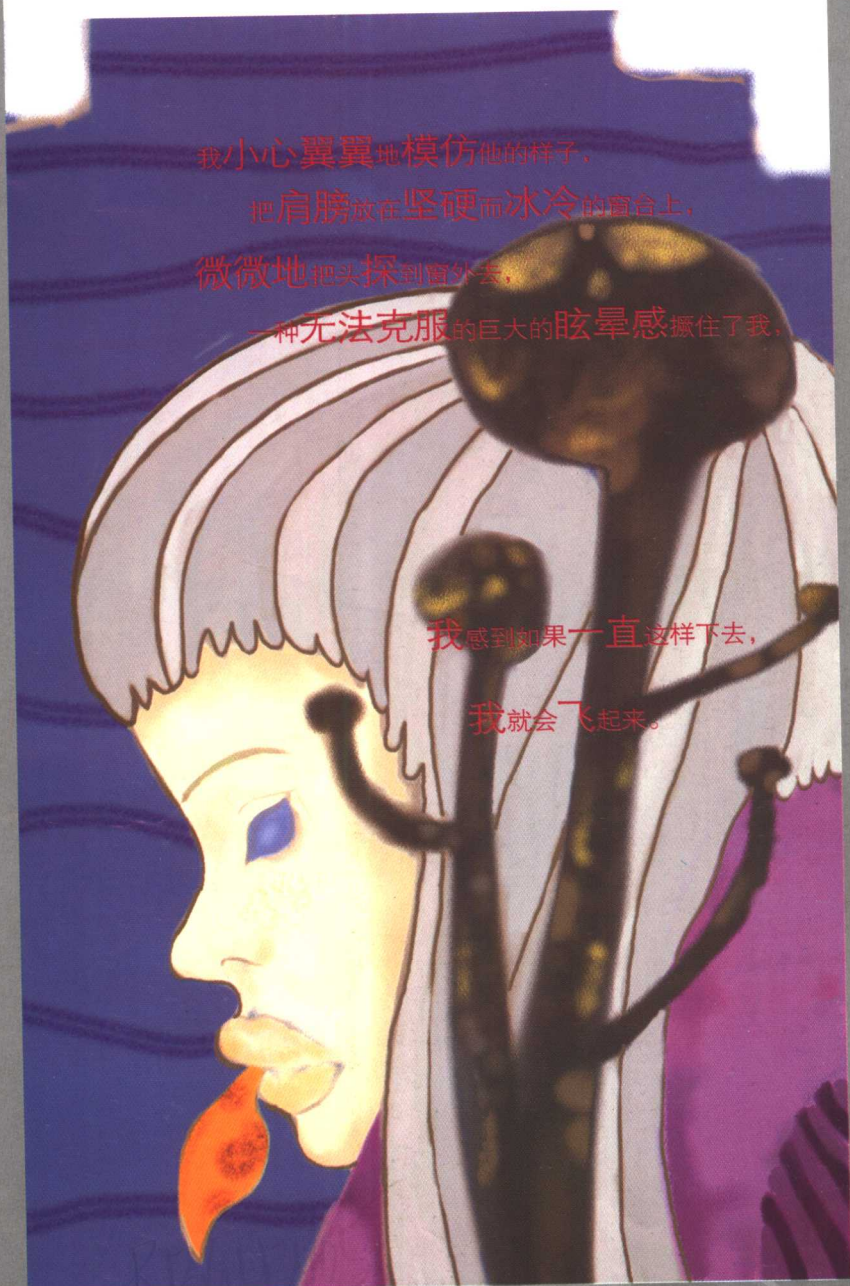
把肩膀放在坚硬而冰冷的窗台上，

微微地把头探到窗外去，

一种无法克服的巨大的眩晕感攫住了我，

我感到如果一直这样下去，

我就会飞起来。





她的短裙上有一些
阳光一样的精灵在跳动。

她是那种
安静的女孩子，

走路的时候，
都是小心翼翼地低着头。

这是一种不动声色的爱，

爱引动着，
飞行中的双翅，

你回应，
我靠近天堂，

你沉默，
我成了经过。



春天的花就这样簌簌地

落了，

风一吹，

我就听见了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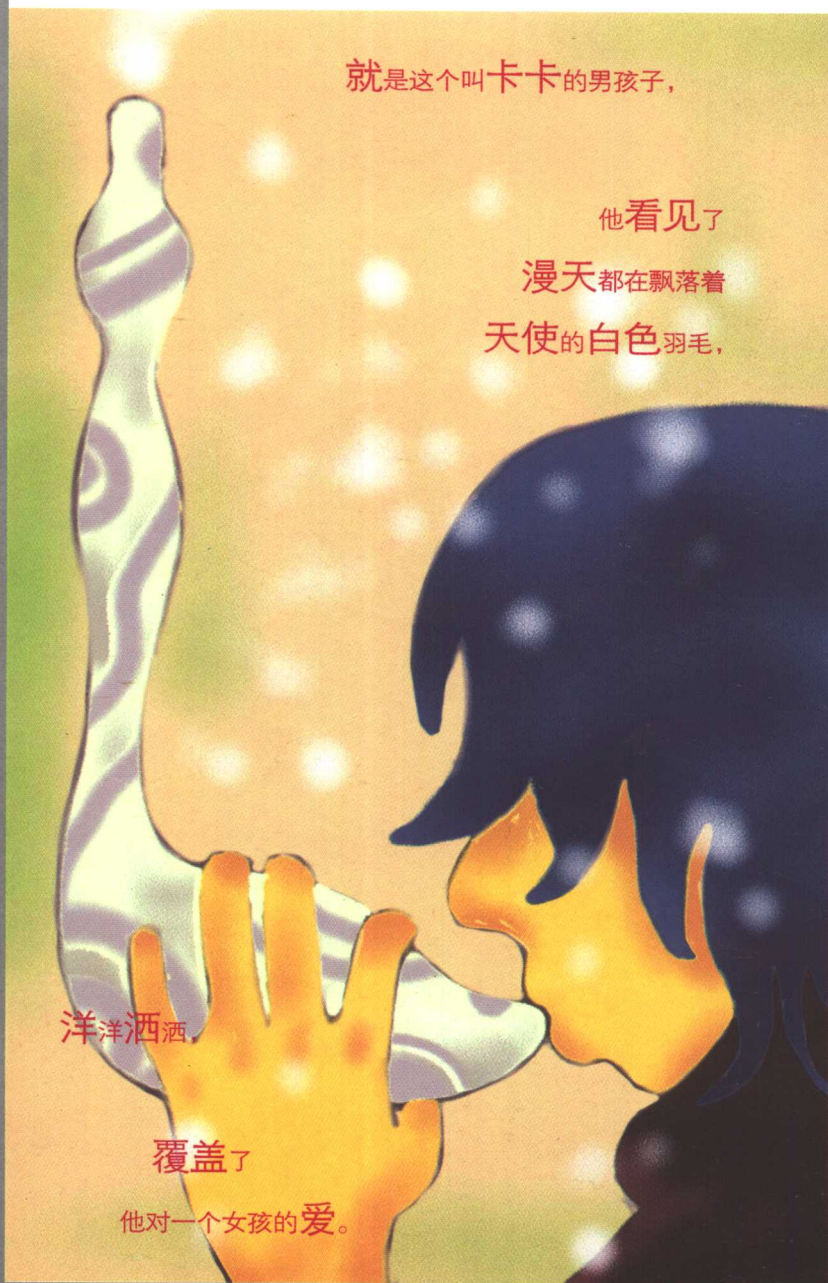


就是这个叫卡卡的男孩子，

他看见了
漫天都在飘落着
天使的白色羽毛，

洋洋洒洒，

覆盖了
他对一个女孩的爱。





人安排了戏，

却安排不了

自己的情节。

玫瑰色的夕阳

在寒冷的冬季

恍然绽放，

又将隐入到
巨大的黑色中去，

眼下，
它现出的是一片凄凉。



细碎的阳光落下来，

他看见人海茫茫，

他看见
车来车往。



序
1

十七楼的男孩
3

流云
10

往天涯尽头单飞
17

少年血
25

一人独舞
49

川流不息
59

北方的谎言
71

间接伤害
79

不安
87

流水落花
95

一个叫樁若的女子
100

一路飞奔
113

访谈录
129

编辑手记
135

作为一位“青春的歌者”，水格的文笔是颇为老到的。他的文字清浅舒缓，节制有力。

青春的歌者

颜 桥



序

水格要出书了，嘱我写篇小文。我在想要说什么呢？素未谋面，谈作者的创作历程，非我所长。惟有可谈的就是文字了，我的小说自然是应该私人化的，便说说朋友文字的感觉吧。感觉仍显宽泛，只是为一位远方的友人画上几笔。

水格倒是常常打电话与我，话语里忠厚恳致，有一点淡淡的东北腔。他是心存着一点文学理想的，想更多的人能见到自己的作品。他的小说，好。名也起得好。《模糊》、《不安》、《少年血》、《一路飞奔》、《青春荡漾》、《坐在你的怀里唱歌》、《1975年的爱情》、《飘摇》、《单行道》、《别去的少年》……我之所以列出这一串长长的名字，是想让那些还未读过水格小说的朋友自由联想一下，把这些词汇任意组合一下，像不像一首歌里的歌词？与其说是歌词不如说是一些“语码”，这些“语码”不仅是属于水格的，还是属于和水格（包括我）一样同龄的所有成长起来的少年，从少年到青年交界的“边缘”，青春的迷惘，青春的不安，青春的模糊，青春的少年血，青春的歌唱，青春的爱情，青春的飘摇……这似乎是一代人共有的“青春记忆”。把青春放在这些题目的前面，皆能成立。所记录的也是这一代人的生存状态。

作为一位“青春的歌者”，水格的文笔是颇为老到的。他的文字清浅舒缓，节制有力。抒情在他的文字里，与其说是一种手法，不如说是一种状态，

一种抒情状态。句群之间,总有一种节拍,让你觉得叙事者在吟唱,其间杂有一股少年的忧伤。

春天的花簌簌地落了,风一吹,我就听见了声音。

这样的日子,这样的夜晚,我的耳朵会产生轻微的眩晕,头有点痛,医生会让我吃盐酸倍他司汀片以及米格来宁,医生在处方的便笺上写下我的名字,米格……(《少年血》)

父王带着我站在高耸入云的雪毫山上。雾霭氤氲在我们的周围,几只白色的大鸟穿透层层迷雾盘旋而上,静静地停落在我们的面前……(《一个人的海市蜃楼》)

在我死去后的第七个年头,季若表妹忧郁的面容再一次从水里浮上来,像一朵绽放着的莲子淋漓着湿漉漉的凄美。……恍惚中,在江南阴郁的细雨里,走来了一个执剑的男子。他的脚步让季若表妹颤抖不已。雨滴敲打在窗棂前的寂静若隐若现着许多年前的深夜,季若表妹在陷入回忆的时刻发出绝望的呼唤……(《落花流水》)

我们看到这些句群时,无论是描写、议论,还是叙事,都觉得作者在抒情,这种抒情不是泰山崩于前式的,不是长桥大马式的,不是惊涛排岸式的,而是小桥流水般的,清浅。清浅得可见少年的眼波。作者的抒情状态不是通过词的色彩的猝然改变,而是通过句群来实现的,句群有一种内在的节奏,使得描写、议论还有叙事都贯通着这样的一种节拍。古人云“击节而歌之”,水格的小说让我想起了这样的节拍。他的小说里不乏喜欢作家的影子,比如格非。有时能从一些用词里发现这样的一种优雅与冷静,也能看到一些语词的典雅,甚至是一些先锋小说的阴冷与零度,这些颗粒都在他文本的母体里互相倾轧和对峙。但是我们在这些文本的迷雾之后,仍能见到一双少年的眼波。这些不经意所流露的情感或许是水格的质地与今后的方向。水格在同龄人里已经颇为出色了,我能说些什么呢?友人出书,人皆贺之,嘱我赠言,思之再三,惟有四字,见字如面。

我小心翼翼地模仿他的样子,把肩膀放在坚硬而冰冷的窗台上,微微地把头探到窗外去,一种无法克服的巨大的眩晕感攫住了我,我感到如果一直这样下去,我就会飞起来。

十七楼的男孩

第一次见到洛生的时候,是在他家的门口。天色有些昏暗,我看见他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干净地站在那里。我把车子支住,向他走去。我说,洛生的家在这里吗?他抬起头,眼睛明亮。他说,你是谁啊?我从衣服的兜里掏出学生证递给他,说我是师大的学生,洛生的家里要一个家教,他们托人找的我。洛生当时低着头,不再看我,而是看他脚上那双脏兮兮的鞋子。他说,不是我需要家教,是我妈她需要。然后他就不再吱声了。

时间漫长得让人难以忍受,它横亘在我和眼前这个十七岁的初三男孩之间。洛生的脸上自以为是的神情让我啼笑皆非。我不停地在他家的门前转来转去,以此打发时间。洛生说,你瞎转悠什么啊?也许我妈今天不会回来了,她又要给病人动手术。我说,真的?

洛生笑笑说,骗你干嘛?

洛生这样的孩子我见的多了。我表弟就是。身上带着一股子年少轻狂的劲,稚嫩得可笑。我表弟整天反戴着鸭舌帽,嘴巴叼着烟头,开口就是脏话,动手就是打人。我表弟有一回跟人家说话说翻了,捡起地上的砖头就往人家脑袋上砸,砸得人家头破血流,许多在场的人都吓坏了,他们从没见过这个孩子这么凶过,像个小老虎似的,跳起来就打。后来,我表弟跟我说起来那个事,那个痛快的样子。我伸手去摸摸他的额头说,你没发烧吧?

洛生说,我看你今天还是回去吧,肯定没戏。

我朝他一笑,这叫敬业精神,现在是晚上八点。如果这样一直站下去,我会站到八点半,然后离开,然后给他家挂个电话,大汗淋漓地骂他们一顿。

洛生的妈妈就在这时出现了,她从街道的对面走过来。我下意识地抬头看看对面那个二十层的高大建筑,方恍然大悟。原来洛生一直在欺骗我,他的家是在对面,我想象着住在里面那种高高在上怡然自得的感觉。很快,这种感觉就实现了。洛生的妈妈大呼小叫地拉起洛生朝街道的对面走去,我跟在他们身后,不停地告诉他们注意交通安全。这个时间,洛生一直在沉默,像深海里的鱼。

洛生是住在十七楼里的男孩。这是一个我从没有体验过的高度。洛生耷拉着脑袋,我在他的侧面,看见他脸上细小的绒毛,在灯光下闪烁着金色的光芒,还有他的眼睛灰灰的可爱。电梯上升时带给我的眩晕让我不安地闭上了眼睛。我想,十七楼,这可能是一个危险的高度。洛生的妈妈和蔼可亲,她拿给我一听可乐,说洛生这孩子任性,李老师你费心了。洛生妈妈说的多费心就是要我陪读,这个没有什么不好,我因此可以省下一笔可观的伙食费。于是,我满口答应了。洛生仍旧低着头,但是却发出了声音,他说,我不喜欢家里有陌生人的气味。洛生妈妈说,这么不礼貌,不许乱说话。我只是抱着可乐喝,喝他个精光,直到洛生妈妈说,你今天可以试讲一下吗?

我开始给洛生做家庭教师是在四月份。同学翎子知道了后妈呀妈呀地大叫,我说你叫什么啊叫什么啊?她说你居然给人做陪读,你不要命了吗?我一拍脑壳,想起一件事情来。翎子去年做陪读的时候,她教的那个男孩特不老实。有一天,男孩要出去玩。翎子真的就自以为是地摆出一副老师的面孔来,假模假势地说,那怎么能行呢?现在天已经黑了,而且你的题还没有做完呢!男孩说,求你了,让我出去。翎子说,坚决不行。男孩说,那好吧。男孩转身拿来一条绳子,他像小老虎一样向翎子扑去。翎子吓得脸孔煞白。等她想大叫的时候,男孩已经用绳子将她捆住了。男孩说,你叫啊,你往死了叫

17楼的男孩

也没有人来理你，我妈今天晚上不会回来了。翎子无计可施，只有哭嚎着求饶，男孩根本就不理她，他就像剥竹笋一样剥掉了她脚上的袜子团成一团后塞进了她的嘴里。然后心满意足的男孩跳过窗户大摇大摆地走掉了。翎子一夜睁着明亮漆黑的眼睛在灯光下委屈地哭泣。

那个男孩叫李响。

我对翎子的遭遇深表同情，但我绝不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就洛生那个单薄的身体，我笑还笑不来呢。我和翎子讲，我的那个小孩可没有你教的那个李响那么野蛮，而且长得也顺溜，他的眼睛很特别，我第一次见到那样的眼睛，灰灰的，很好玩。翎子一直弄不明白灰灰的眼睛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想我也解释不明白这个问题。翎子一副白痴的模样，她的白痴男友来了，我想到了我逃之夭夭的时候了。

四月十三日，我走进了一片狼藉的洛生家。这个家庭真让我感到尴尬和奇怪。洛生的爸爸，一个商人，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这个城市的首富。他几乎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了家庭外面的世界，而很少回到这个有他的女人和儿子的家。他一回到这个家，两口子肯定是要打架的。我有点不好意思地站在门口。洛生的妈妈说，进洛生的房间吧，去给他补课。我赶紧跳着进了洛生的房间。

洛生躺在床上，成为一个大字。耳朵上塞着耳机。我走过去站在床边看着他那在灯光下柔和而白皙的脸庞。他突然睁开眼睛看着我，眼睛里闪闪有光。我说，洛生，可以给我一只耳机吗？洛生想想答应了，他把一只耳机给了我，我听到了张楚的声音，是那首《冷暖自知》。

天不怨老/地长出欲望/麦子还在对着太阳生长/天空的飞鸟总让我张望/它只感到温暖而没有重量。

整个晚上，我和十七岁的洛生像两个白痴一样把自己反锁在屋子里坐在床沿上面对窗外黑暗的夜空沉默无语。洛生在那个晚上教我背仰着身体将自己的头放在窗外，那是很刺激的干法，风从耳边呼呼刮过，没有压抑的